

蔡東藩著

明史通俗演義
(三)

第五十一回 蒙羣盜寧藩謀叛 謝盛宴撫使被戕

却說寧王宸濠，係太祖子寧王權五世孫，寧王權爲成祖所給，徙封江西，見第二十二回及二十七回。宸濠父名觀鈞，嘗納娼女爲妾，乃生此兒。及年長，輕佻無威儀，衛士李自然、李日芳等，反說他龍鳳姿，可爲天子。又是衛士作祟，又謂南昌城東南有天子氣，因此宸濠沾沾自喜。當劉瑾得志時，曾遣中官梁安、發金銀二萬兩，賄通劉瑾，朦朧奏請，准改南昌左衛爲寧藩護衛，且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宸濠遂得養兵蓄財，陰圖潛叛。及瑾伏誅，兵部議奏，又將他護衛革去，他越覺心中快快，謀變益亟。

先是兵部尚書陸完，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頗爲投契。及完掌兵部，宸濠復饋遺不絕，求完代爲設法，給還護衛。完覆書宸濠，請他援引祖訓，上書自請，方可代爲申奏等語。適值伶人戚賢，得寵武宗，有塔在御前司鑄，犯了關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力爲照拂，并託他轉達乃翁，在京說項，戚賢自然應允。宸濠一面疏，一面暗遣心腹，賄買入京，寓居戚賢家中，將所攜的珍品，分餽權要，乞爲疏通。大家亦無不心許。只有大學士費宏，籍隸江西，素知宸濠有異謀，皆在朝中宣言道：「聞寧王盤金入京，謀復護衛，若聽他所爲，我江西人必無噍類。我在閣一日，必不允行。」一陸完感賢，聞費宏言，不敢鹵莽行事，只好商諸錢寧。錢寧已得了厚賂，遂與陸完定計道：「三月十五日，保廷試進士的日子，內閣與部院大臣，皆須至東閣讀卷，公可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我與楊公廷和、顧鼎臣，即日批准，那時還怕費宏反抗麼？」陸完大喜，依計行事。果然手到成功，竟復寧藩護衛。嗣復恐費宏反對，大家遂諷誣宏，勒令致仕。宏南歸時，宸濠又遣人行劫，縱火焚宏舟，行李皆爲灰燼。只宏挈眷走脫，還算幸事。

宸濠又討好武宗，知武宗性愛玩具，特於元宵節前，獻入奇巧燈彩，并有魚龍人物，活動如生，且備

挂代爲裝置，依簾附壁，張着數十百盞異燈。武宗見了，八加讚賞。及武宗回入豹房，猛聽得人聲鼎沸，齊聲喊叫，不知是何變故，忙馳向院中仰望，但見一片紅光衝達雲霄，把全院照得通紅，心中大爲驚異。又走上平臺觀看，那火勢越燒越猛，遠近通明。內侍憑着臆測，即啓奏武宗道：「這失火的地方，怕不是乾清宮麼？」武宗反笑說道：「一棚大烟火，想是祝融氏趁着元宵，也來點綴景色哩。」正是笑話。次日並不查勘，還是楊廷和等上疏，請武宗嚴修省，武宗纔下了一道詔旨，略將遇災交儉的套話，抄襲幾句，便算了結。張繼失火，原不得謂天災，修省何用。

宸濠已潛結內援，復私招外寇，劇盜楊清、李甫、王儒等百餘人，統是江湖有名的響馬，都受了寧藩招撫，入府中，號爲把勢。宸濠以無人統率，未免散漫，又禮聘鄱陽湖盜首楊子喬，做了羣盜的統領，并圖舉人劉養正、劉養知兵，延入府中，密訪機務。劉養正本是個篾片朋友，一味兒獻諛貢媚，稱他爲撥亂真人。宸濠益喜，竟呼養正爲劉先生，和盤說出，請他臂助。劉養正本是個篾片朋友，一味兒獻諛貢媚，稱他爲撥亂真人。宸濠益喜，竟呼養正爲劉先生，留居幕府，待若軍師。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偵知寧府舉動，不便隱忍，乃發憤上疏道：

寧王自復讐衛以來，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羣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羣議，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陳金彭澤事見四十八回。銷隙寢邪于無形，并飭王自主其國，仰遵祖訓，勿撓有司，以防未然。庶內有以安宗社，外有以保懿親，一舉兩善，無逾於此。謹祈聖施行。

這疏一上，武宗頗也疑懼，遂命河南左布政孫燧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宸濠聞着，未免反側不安。只得中奏朝廷，諉過近屬，先將自己的罪狀洗刷一番。又奏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請立刻逮捕。朝廷准奏，發朝旨已升世寧爲福建按察使。宸濠伴爲餞別，請他入宴，飲食中藏着毒物，一時未曾發覺。世寧事畢，便覺腹中異常，瀉了幾大惡血，幾乎喪命。道經浙江，因家住浙境，就便省墓，那知捕逮世寧的中旨已下，世寧竟被毒死。

鵬就近拘拿。幸浙江按察使李承勛與世寧交好，急留世寧入署，令他改姓埋名，從間道歸命京師，免致暗算。世寧依計前行。果然潘鵬受了宸濠密託，遣人在要途守候，擬擊到世寧，即置死地。虧得世寧先事預防，不遺毒手。到京後又奏辯世寧王必反，有旨發斥，拘繫獄中。世寧雖入囹圄，依舊孤忠未泯，接連上了三書，俱不見報。錦衣校尉反受了中官密囑，連番拷掠，害得世寧氣息奄奄，僅存殘喘。中官錢寧等，尚說他誣告親王，定欲加他死罪。大理寺少卿胡瓚抗言道：「寧王謀爲不軌，幸得世寧舉發，這般功臣，反欲加他死罪，奈何服天下？」未幾，江西撫按孫燧、李潤等，復奏稱世寧無罪，乃得減死，仍謫戍遼東。潘陽衛胡瓚奪俸受懲。

宸濠因武宗無嗣，贈與許多婦女，尚未得產一兒，可見宸濠生男之說，實有至理。復陰託錢寧，令取中旨，召己子入京，司香太廟。寧又替他面奏，但說寧王如何勤孝，德憑武宗，用異色龍牋報賜。這異色龍牋，尋常罕用，只有御賜監國書牋，方用此牋。武宗也不分皂白，就依了錢寧言，裁答下去。宸濠得書大喜，遂欲拓建府居，制擬大內。左布政張嶺以土地屬自己管轄，不許侵占。宸濠乃送他食品四項，一係乾棗，一係鮮梨，一係生薑，一係芥菜。嶺啓視畢，呼來使劉吉道：「我知寧王的用意了。他欲我早離此地，免得與他反對。但臣子受命朝廷，行止一切，不得擅專。寧王也是人臣，難道得干預我麼？」說得劉吉啞口無言。預即將原物退還，交給劉吉攜歸。宸濠沒法，只好取出金帛，再去求錢寧設法。寧囑吏部調嶺還都，升爲光祿寺卿。嶺乃離任去訖，還是運氣。

宸濠又令黨羽王春、余欽等，招募劇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五百餘人，與楊清等同匿丁家山寺，劫掠民財商貨，儲入府庫。復厚結廣西土官狼兵，以及南贛汀漳等處各峒蠻，使爲外援。一面遣人往廣東收買皮帳，製成皮甲。且在邸第內私立治廠，督造鎗刀盔甲，并佛郎機銃等，砧錘丁當的聲音，徹夜不絕。會吳十三等往劫新建庫銀七千兩，藏置窩主何順家中，事爲巡撫孫燧聞悉，立飭南昌知府鄭獻率役破窠，取歸庫銀，拘戮何順。孫燧復派兵捕盜，擊住吳十三等，械繫南康府獄中。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竟往贛省，召集羣盜，劫還吳十三。不願做藩王，甘去做盜賊。

想是做藩王的趣味，不如盜賊爲佳。

孫燧大憤，迭行奏聞，書凡七上，都被宸濠遣黨邀截，無一得達。惟自劾乞休一疏，總算到京，也不見有甚麼批答。

時僉事許達，見四十七回。

就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密謁孫燧，請他先發制人。燧恐兵力未足，遲遲不發。適宸濠父

死，居苦塊間，矯情飾禮，陰賊南昌生徒，揄揚孝行，一面脅迫孫燧，據事奏聞。燧欲緩他逆謀，佞言具奏。武宗覽奏道：

「百官賢應該升職，寧王賢何必申奏孫燧也太糊塗了。」糊塗皇帝，應有此糊塗臣子。太監張忠在旁，即啓奏道：「稱

寧王孝，便議陛下不孝；稱寧王勤，便議陛下不勤。」武宗驚異道：「孫燧敢如此麼？」張忠道：「這恐由錢軍威賈

所主使。他兩人交通寧王，早謀爲逆，難道陛下尚未聞知麼？」原來江彬與錢寧有隙，張忠素附江彬，所以乘間傾

寧，都是好人。武宗被忠一說，爲之動容。東廠太監張銳、大學士楊廷和、初亦黨濠，無非有錢到手。至是知濠謀逆，且聞武

宗已入忠言，乃議再削寧藩護衛，以免後患。御史蕭淮又盡情舉發，并言寧藩偵卒林華，竟從復璽中遁去。校尉以形迹可疑四字，入復上命。

至賢家搜查，賢家多複壁，外蔽木櫺，內通長巷。寧藩偵卒林華，竟從復璽中遁去。校尉以形迹可疑四字，入復上命。

楊廷和請仿宣宗處趙府故事，見三十二回。遣勳戚大臣往諭，想是已看，豈宜聽所得了耶。武宗准奏，因令太監賴義、駙馬

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等，持諭戒飭，乘便收撤護衛。

這邊方奉命登程，那邊正開筵祝壽。原來宸濠生辰，係六月十三日，屆期懸燈演戲，設宴徵歌，寧府中非常熱鬧。

所有鎮守官、巡撫官、按察司、都御史等，都趨府祝賀，齊集一堂，大家歡呼暢飲，興高采烈。忽報林華到來，當由宸

濠傳入，林華踉蹌登堂，尚帶三分氣喘，意欲稟報京事，可奈衆官滿座，不便直陳，只得張皇四顧。宸濠心知有異，便

召他入內，屏人與語。約歷片時，方再出陪賓。大衆正在酣醉時候，也無暇問及，等到酒闌席散，客去天昏，宸濠便召

劉養正、劉吉密議，將林華所報情形，復述一遍。養正道：「事急了，俗語有云：先下手爲強，若再遲疑，要爲人所制了。」

宸濠即請他設計，由養正沈思一會，方道：「有了有了。」隨即與宸濠附耳道：「如此如此。」兩個有了兩個如此，好

此方

一對仗。說了數語，把一個寧王宸濠，引得歡天喜地。當下召入盜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授他密計，令各率黨羽，帶領兵器，分頭埋伏去訖。

轉瞬天明，即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入府，將乘機起事的意思，與他說了。士實本與宸濠交游，聽知此話，唯唯從命。辰牌將近，巡鎮三司各官陸續前來謝宴，依次拜畢，但見府中護衛帶甲露刃，盡入庭中。宸濠出立露臺，大聲道：「孝宗在日，爲李廣所誤，抱民家養子，素亂宗統，我列祖列宗，不得血食，已是一十四年。昨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討賊，爾等曾知道麼？」衆官聞言，面面相覷。獨巡撫孫燧毅然道：「密旨何在？取來我瞧。」宸濠叱道：「不必多言，我今擬往南京，你願保駕麼？」

居然自稱御駕。

孫燧怒目視濠道：「你說什麼？可知道天無二日，臣無二主，太祖法

制具在，那個敢行違悖？」言未已，但聽宸濠大呼道：「把勢快來！」四字說出，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俱應聲入內。當由宸濠發令，將孫燧擲縛起來，衆官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上前指濠道：「孫都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乃反賊，擅敢殺他麼？」復顧孫燧道：「我曾云先發制人，未邀允許，今已爲人所制，尙有何言？」

孫燧尙是忠臣，但不從違。

言亦嫌意斷。宸濠復指令羣盜縛住許逵，並問逵有何說。逵叱道：「逵只有一片赤心，那肯從你反賊？」且縛且罵，燧亦痛罵不絕。宸濠大怒，令校尉火信等，把兩人痛毆，擊斷孫燧左臂。逵亦血肉模糊，兩人氣息僅屬。由宸濠喝令牽出城門，一同斬首。達臨死，尙痛罵道：「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必殺賊。」至兩人殉義時，天空中炎炎的烈日，忽被黑雲遮住，慘澹無光。宸濠反借此示威，并將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趙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及太監王宏等，統行拘住，械鎖下獄。馬思聰、黃宏，絕粒死了。宸濠遂令劉養正、章繼傳、達遠、近、革、去、正、德、年、號，指斥武宗，授劉養正爲右丞相，李士實爲左丞相，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裴伯王、春等四出收兵，脅降左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諸人。一面令吳十三、閔廿四等，奪船順流，往攻南康，知府陳霖遁去，轉攻九江，兵備副總雷及知府汪顯等亦遁。數城俱陷，大江南北皆震。

爲了這番亂事，遂引出一位允文允武的儒將，削平亂黨，建立奇功。這位儒將是誰？就是前時反對劉瑾，請成龍場驛的王守仁。大書特書王守仁，自謫居龍場，因俗化導，苗獠悅服，當劉瑾伏誅，調任應國知縣，未幾召入京師，累遷鴻臚寺卿。尋因江西多盜，擢他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既蒞任，即檄閩廣兩省會兵，先討大帽山賊，連破四十餘寨，擒賊首詹師富，復進討大庾橫水左溪諸賊，逐去賊首謝志山等。所在遇平，贛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亦奉檄平定桶岡，招降賊首藍廷鳳，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守仁又誘斬湖頭賊首池仲容及弟仲安，追餘賊至九連山，掃清巢穴，芟雉無遺。數十年巨寇，一併肅清，遠近驚服。如神明。守仁因境內大定，往謁宸濠，濠留他宴飲，適李士實亦同在座，彼此談論時政得失。士實道：「世亂如此，可惜沒有湯武。」已有煽動宸濠之意。守仁道：「即有湯武，亦須伊呂。」宸濠道：「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道：「一有了伊呂，必有夷齊。」彼此標示暗號，然是機鋒暗對。宸濠散去。宸濠知守仁不肯相從，屢欲加害。守仁也暗中防備，巧值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警報傳至京師，兵部尚書王瓊語主事應典道：「進貴事小，寧藩事大，我意欲調王守仁一行，借著進貴亂事，給他救書，俾他得調動兵馬，相機行事。他日有變，不患呼應不靈了。」王瓊此言，恰是有識，然亦由守仁命不該死。應典很是贊成，遂奏請賜敕王守仁，令查處福州亂軍。守仁奉命即行，所以宸濠起事，江西守臣多遇害被執，獨守仁得免。守仁行至豐城，豐城知縣顧泌已得宸濠反信，告知守仁，并說宸濠有懸購守仁的消息。守仁隨機應變，立刻易服改裝，潛至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遠來，倒屣出迎，請他入城調度，這一番有分教：

奇士運籌期破賊，叛藩中計候成擒。

畢竟守仁如何定計，且看下回表明。

本回敘宸濠謀變始末，簡而不漏，詳而不煩。宸濠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官廷豈無所聞？誤在當道得賄，暗中袒護，俾得從容布置，聚盜賊，製兵甲，直至炮響轟臣，名賊送路，股無王瓊之先行設法，王守仁之馳歸決策，則大江上下，偶布賊黨，明廷尙有焉。

乎大學士楊廷和，身居重要，初亦與叛黨往來，至蕭淮等舉發奸謀，欲授宣德故事，遣使往諭，促使爲變。孫燧許遠之被害，未始非廷和致之。廷和之誤國，且如此，彼錢寧、戚繼光輩，何足責乎？

第五十二回 守安慶仗劍戮叛奴 下南昌發兵征首逆

却說王守仁到了臨江，與知府戴德孺接談。德孺向守仁問計，守仁道：「是處地瀕大江，且與省會甚近，易攻難守，不若速趨吉安，還可整頓防務，抵禦叛賊。」德孺又問道：「我公曉暢軍機，料敵如神，今日宸濠舉兵，應趨何處？」守仁道：「爲宸濠計，恰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最上是策。否則徑詣南京，大江南北，亦必受害。雖非上策，也是中策。如或專據南昌，不越雷池一步，便是下策。他日王師齊集，四面夾攻，便如甕中捉鼃，束手成擒了。」（竊是料敵如神）德孺很是佩服。守仁即轉赴吉安，與知府伍文定、籌商戰守機宜。守仁道：「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京必不可保，我已定下計策，令他不敢東行。十日以後，各軍調集，那時可戰可守，便不足慮了。」文定道：「寧王暴虐無道，久失人心，那裏能成大事？得公爲國討賊，何患不濟？」守仁道：「古人說的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現在發兵伊始，須先備糧食，修器械，治舟楫，一切辦齊，方免倉皇。」（此是用兵要訣）文定道：「公言甚是。某雖不才，願爲効力。」守仁大喜，即與文定籌備軍事。一面遣騎四出，向各府州投遞檄文，略言：「朝廷早知寧王逆謀，已遣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下，兩湖都御史秦金、兩廣都御史楊旦，及本都御史會兵共十六萬人，趨集南昌。大兵所過，沿途地方有司，應供軍糧，毋得因循誤事，自干罪咎。」等語。（一派虛言）這檄傳出，早被宸濠偵悉，信爲實事，但緊緊的守住南昌，不敢出發。

李士實與劉養正兩人，恰日日從慈宸濠，早攻南京，宸濠頗爲心動。忽由偵騎遞到蠟書，匆忙展視，不禁失色。

原來蠟書一兩，是巡撫南贛王守仁，密貼李士實劉養正兩人，內稱：「兩公有心歸國，甚是欽佩，現已調集多兵，駐守要害，專待叛會東來，以便掩擊，請兩公從中慫恿，使他早一日東行，即早一日殲滅，將來論功行賞，兩公要算巨擘呢。」這一封密書，若由明眼人瞧着，便料是守仁的反間計。宸濠那裏曉得，還道是李劉二人私通守仁，暗地裏將書攔起，所有二人言語，從此皆不肯輕信。二人亦無可奈何，但暗暗嘆嘆罷了。上文敘宸濠中計，從守仁一邊着筆，此處從宸濠一邊着筆，妙有參差。

宸濠堅守南昌，閱十餘日，並不見有大兵到來，方知中了守仁的詭計，追悔不及，遲了。忙請李士實劉養正商議，兩人仍依着前言，勸宸濠急速東行。宸濠乃留宜春郡王拱樞，與內官萬銳等守南昌，自率李士實劉養正閱廿四吳十三等，共六萬人，號稱十萬，分五哨出鄱陽湖，蔽江而下。令劉吉爲監軍，王綸爲參贊，指揮葛江爲都督。宸濠親督中堅，所有妃嬪世子侍從等，都載舟從行。比陳友諒還要果笨。舟至安慶，投書城中，招守吏出降。猛聞城頭一聲鼓響，士卒齊登，頓時旗幟飛揚，刀矛森列，從刀光戟影中，露出三員大將，一個是都督俞事揚，銳一個是知府張文錦，一個是指揮崔文，統是滿身甲冑，八面威風。寫得精神奕奕。齊聲道：「反賊休來！」宸濠亦高聲答道：「本藩奉太后密旨，親自討賊，並非造反，你等休得認錯，快快開城出降，免得一死！」知府張文錦道：「我奉皇上命令，守土撫民，不似你反賊橫行無狀，你若自知罪惡，早些束手受縛，我等還好替你洗刷。如再執迷不悟，即日身首分離，宗祀滅絕，你休後悔！」宸濠大怒，即督衆攻城。城上矢石雨下，把前列的攻卒，射傷多人，連宸濠的盔纓上面，也中了一箭，險些兒射破頭顱。宸濠吃了一驚，麾衆暫退。次日復進兵撲城，城上固守如故。自辰至暮，一些兒不佔便宜。接連數日，城守依然。時浙江留守太監畢貞，起兵應宸濠，遣僉事潘鵬，即上文巡撫御史時，已就職僉事，到了安慶，勸宸濠攻城。鵬本安慶人，遣家屬持書入城，諭令速降。崔文撕碎來書，拔劍在手，將來使揮作兩段，復梟下首級，擲出城外。宸濠復令鵬至城下，呼崔文等答話。崔文道：「你食君祿，受君恩，爲什麼甘心降賊？我不配與你講談。」言至此，復把使人的

屍首，剝作數截，一塊一塊的投將下來，並說道：「叛奴該看！就是你日後的榜樣。」鵬憤怒交迫，執手相誓，夾在城下拈弓搭箭，意欲射鵬，鵬慌忙走脫。既而城上縛着罪犯數十人，由張文錦親自監斬，並呼城下軍士道：「你等曾朝廷兵士，朝廷也養你不薄，如何錯了念頭，反爲叛賊效力？須知大逆不道，罪至滅族。看！這是叛奴鵬的家屬，今日爲鵬受罪呢。」言畢，即喝令左右，把潘鵬家屬，無論男女老幼，都是一刀一個，梟首示衆。宸濠的軍士，眼睜睜的瞧着城上，頗有些悔懼起來，獨潘鵬悲忿異常，請命宸濠，誓破此城。奈張文錦等協力同心，隨機應變，饒你如何，憤激全不中用。宸濠不覺愁歎道：「偌大一座安慶城，尙是攻不進去，還想甚麼金饒呢？」

看似容易，實則難，諺曰：你道這

王守仁在吉安，已徵集各兵，出發萍鄉鎮。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建、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鄱陽推官王暉、徐文英，以及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等各率兵來會，共得八萬人，悉聽守仁號令，進抵豐城。守仁集衆官會議，推官王暉進言道：「現聞寧王攻安慶城，連日不能下，諒他必兵疲氣沮，若率大兵往援，與安慶守兵前後夾攻，必能破賊。寧賊一敗，南昌可不戰而下。」此是行兵常道。守仁道：「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試想我軍欲救安慶，必越南昌，困難情形，且不必說，就是與宸濠相持江上，勢均力敵，未見必勝。安慶城內的守兵，也可勞敵，但能自保，不足爲我援應。彼時南昌賊兵，出我後面，絕我餉道，南康九江的賊衆，又合力謀我，使我腹背受敵，豈非自蹈危地麼？依我意見，不如徑攻南昌。」一見衆人一籌，王暉又道：「寧王經營旬餘，方纔出兵，他恃南昌爲根據，勢必留備甚嚴，我軍進攻，未必一時可拔。安慶被圍日久，孤城易陷，未得南昌，先失安慶，恐非良策。」守仁微笑道：「你太重視這反賊了。他遲遲發兵，實是中了我的計，徘徊未決，後知爲我所始，忿激而出，精銳多已隨行，所有南昌守兵，必甚單弱，我軍新集，氣勢正銳，不難攻破南昌。他聞南昌危急，那肯坐失良機，勢必還兵自救。安慶自可撤圍，等他到了南昌，我已把南昌奪下，賊衆自然奪氣。首尾牽制，賊必爲我所擒了。」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王暉方纔悅服，衆官亦相率贊成，乃將全隊人馬，分爲十三哨，每哨多約三千人，少約千五百人。

人伍文定願爲先鋒，守仁應允，只囑他次第薄城，各攻一門。九哨作正兵，四哨作游兵。正兵責成攻擊，游兵往來策應。正在分囑的時候，忽有偵騎來報，專王曾在南昌城南預置伏兵，作爲城援。守仁道：「知道了。」布置從容，毫不著急。遂召知縣劉守緒入內道：「宸濠雖預置伏兵，諒不過數千人，我給你騎兵五千，晝夜出發，須從間道潛行，掩襲過去，不怕伏兵不滅，這就叫作將計就計。」守緒領命自去。

守仁遂於七月十九日發兵，至二十日黎明，齊至汎地，當即下令軍中，一鼓薄城，再鼓登城，三鼓不登者斬，四鼓不登，戮及隊將。一面寫了檄諭，縛在箭上，射入城中，令城中百姓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飭各軍整頓攻具，攜至城下。霎時間鼓聲大震，各軍蟻附城下，把雲梯繩索等物，一概繫縛停當，豎將起來，等到鼓聲再響，都緣梯齊上，奮勇攀城。城上雖有守卒拋下矢石，怎奈官軍拚命而來，前仆後繼，不勝禦。又遠遠望着城南伏兵，並不見到，但覺得一片火光，返射城頭，料知伏兵亦遭截擊。劉守緒一路用虛驚，不禁魂飛魄散，大家吶喊一聲，索性走了他，各逃性命。至第三通疊鼓，各軍已半入城內，開了城門，招納外兵。守仁應軍大進，如入無人之境。劉守緒亦已掃盪伏兵，隨入城中。全城已破，分帖安民告示，並嚴申軍律，不准騷擾。贛州奉新的兵馬，多係收來降盜，一入城中，多行劫掠，不遵約束，事爲守仁所聞，飭各將官捕獲數人，立斬以徇，兵民纔得相安。起程不得不嚴。守仁復帶領各兵，圍搜王宮，忽見王宮高處，黑烟騰湧，如驅雲激墨一般，繼而烟霧中鑽出一道火光，衝上層霄，照得全城皆赤，頓時爆裂聲，坍陷聲，及號哭聲，陸續不絕。守仁令各兵用水撲火，一時火勢炎炎，無從撲滅。各兵正忙個不了，突見火光影裏，擁出一羣人來，疾走如飛。伍文定眼快，喝令軍士，速即擊住。衆兵追上，手到拿來，不會走脫一人，獻至軍前審問，就是宜春郡王拱樞，以及逆黨萬銳等人。當將他繫入籠車，再行滅火入宮。宮人多尋身火窟，有未曾被火的，一律拘繫，訊保曾從吏民，盡行遣散。檢點倉庫，金銀錢穀，存蓄尚多，這都由宸濠窮年累月，徵征暴斂，所得百姓的脂膏，作爲謀叛的費用。守仁取了一半，犒賞從征的將士，餘剩的統統數登籍，嚴加封閉，這且慢表。

且說守仁在吉安時，已將宸濠反狀，飛報京師，并疏請速剿奸邪，禁止游幸等情。武宗時在豹房，接到此奏，也覺慌張起來，當召諸大臣集議。許泰、劉暉等紛紛獻計，議論不一，尙書王瓊獨宣言道：「有王伯安在，不久自有捷報，慮他什麼？」伯安便是守仁別字。瓊前時請救徵調，正爲防備宸濠起見，所以有此一說。瓊上同。大衆將信將疑，江彬獨請武宗親征。武宗早欲南巡，正好借此爲名，好算技巧。遂傳旨內閣，略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剿，所下檄書，改稱軍門。」楊廷和等上疏諫阻，毫不見從，只收逮太監蕭敬泰，用盧朋、都督錢寧，優人戚賢，尙書陸完等，一併下獄，籍沒家產。一面令江彬速發禁軍，前驅出發，自己帶着妃嬪人等，啓蹕出京。此時最寵愛的劉美人，適有微疾，不及隨行。武宗與他密約，擬定車駕先發，遣使續迎。美人出一玉簪，交給武宗，作爲日後迎接的證據。本是個嫵媚出身，生就水性楊花，何需信物。武宗藏簪袖中，至蘆溝橋，策馬疾驅，簪竟失落，大索數日不得。到了臨清州，遣中使往迎美人。美人辭道：「不見玉簪，怎敢赴召？」中使返報，武宗獨乘着單舸，晝夜疾行，馳至京師，纔將美人並載，一同南行。內外從官，竟沒有一人知覺，可見武宗的本意，並不在親征宸濠，實是要親選南威哩。駕纔出京，王守仁捷音已到，武宗留中不發，只慢慢兒的南下。

小子且把南巡事暫攔，先將守仁擒宸濠事，敘述明白。插入武宗南征一段，以順下文接勢。守仁既得了南昌，休息二日，即擬遣伍文定、徐達、戴德孺等，分道出兵。忽由偵卒走報，寧王宸濠，撤安慶圍，來援南昌了。守仁道：「我正要他還兵自救哩。」一回應前言。衆官道：「此次叛王宸濠，挾怒而來，兵鋒必銳，恐不可當，我軍只宜堅壁固守，休與他戰。待他久頓城下，糧盡援絕，勢將自潰，那時可乘隙追擒了。」亦似有理。守仁道：「諸君又說錯了。宸濠兵馬雖衆，多係烏合，聞他所到的地方，徒恃焚掠，威驅勢迫，並沒有部勒的方法，嚴肅的號令。且自謀變以來，未曾經過大敵，與他旗鼓相當，一決勝負，所稱士馬精強，不過徒有虛名，毫不足懼。他所誘惑人心的要着，無非是事成封爵，富貴與共等套話。現在安慶不能取，南昌又被我攻下，進無可進，退無可退，衆心懈亂，自在意中，試問世上那一個人，肯平白地

拚了生命，去求那不可必得的富貴呢？我今仗着機勢，發兵邀擊，他必不戰自潰，豈尚能與我相持麼？」正說着，帳外又報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到來，守仁喜道：「兵厚力集，不擒逆藩，更待何時？」當下接見陳槐，溫言慰勞，并檢閱新兵。一安頓，不消絮述。越宿，復得偵報，說是宸濠的先鋒隊已至樵舍。守仁即登堂升座，召集各將士道：「今日是叛藩就擒的日子，望諸君爲國効勞，努力破賊！」衆將士齊聲應令。守仁傳伍文定至座前道：「前驅的責任，仍然勞君，請君勿辭！」文定欣然應諾，便召余恩道：「你去接應伍太守，我有錦囊一枚，內藏秘計，可至軍前啓視，與伍太守依計而行，不得有誤！」一言訖，遂取出錦囊，遞與文定。兩人領命去訖。又傳邢珣近前道：「我亦授你錦囊一個，你可照計行事，小心勿違！」邢珣亦受命而去。復語徐璉戴德孺道：「兩公可分兵兩隊，作爲左右翼夾擊賊兵，不患不勝。」兩人亦唯唯去訖。上文用虛寫，此處用明示，無非爲筆法矯變計耳。守仁分遣諸將後，也帶着親兵數千名，出城駐紮，專待各路捷音。小子有詩咏道：

誰言文吏不知兵，帷幄紆籌似孔明。試看洪都操勝算，千秋猶自仰文成。文成係守仁謚法。

欲知勝負如何，待小子下回續詳。

寧藩之叛，料敵決勝，志平叛逆者，全賴一王守仁。而楊銳張文錦崔文等，亦不爲無功。守仁計賺宸濠，俾其株守南昌，不敢東下者旬日，可謂巧矣。但旬日以後，宸濠出攻安慶，若非楊銳張文錦等以三人捍孤城，則安慶一陷，乘勢東行，金陵豈尙可保乎？雖宸濠智謀有限，紀律不嚴，未必能畫江自守，與錢鏐比，然既得金陵，可戰可守，如欲指日盪平，恐非易事。故守仁爲本回之主腦，而楊銳張文錦崔文等，亦一賓中主也。觀文中敘安慶之守，及南昌之下，皆寫得有聲有色，躍動紙上，有是事不可無是文，有是文不可無是筆。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縱火擒國賊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却說宸濠圍攻安慶，相持半月有餘，尚不能下，正擬督兵填濠，期在必克，忽接到南昌被圍消息，不免心慌意亂，急令撤兵還救。李士實進諫道：「南昌守兵單弱，敵不過王守仁，我若還救，恐已不及了。」也有見宸濠道：「丞相欲再攻安慶麼？」士實道：「這也不必。依着愚見，南昌無須還救，安慶亦可撤圍。」宸濠道：「照你說來，此後到那裏去？」士實道：「何不徑取南京，即位稱尊？那時傳檄天下，大江南北，容易平定，還怕江西不服麼？」這便是守仁所說中策。宸濠沉吟半晌，復道：「南昌是我根本重地，金銀錢穀，積儲尚多，我若失去，這項積儲，何處再得？軍用現在無論如何，只好還救南昌，顧全根本，然後再圖別策。」已不勞你費心了。士實見進諫無益，默然退出，自嘆道：「不用吾言，還有何望呢？」誰叫你明珠暗投。

宸濠見士實退出，即料率將士登舟，溯江而上，直抵阮子江口，先遣精兵二萬，還救南昌，自率大兵後應。先鋒隊順風揚帆，聯舟直上，越過樵舍，進逼黃家渡，望見前面已有戰船，分作兩排列着，船上各插旗號，在前的是伍字旗，在後的是余字旗，伍余兩軍出現。他也不管什麼伍余，只仗着順風順勢，鼓噪前進。伍余兩人早已展開錦旗，依着誘敵的祕計，佯爲交戰，鬪不數合，返舟急走，一逃一追，逃的是假，追的是真。宸濠聞前軍得利，也率衆繼進，只前軍與後軍相隔尚遠，前軍亦不勝相顧，爭先恐後，弄得斷斷續續。恰巧邢珣奉了密計，繞出敵軍先鋒隊後面，衝擊過去，邢軍出現。敵軍不及防備，頓時忙了手脚，那知前面的伍余兩軍又復翻身殺來，一陣掃盪，把敵船擊沈無數。宸濠遠遠瞧見，即飭各舟赴援，不料行近戰線，左右砲響，殺出兩路兵船，左邊兵船上懸着徐字旗號，右邊兵船上懸着戴字旗號，徐戴兩軍也出現。兩翼官兵，攔腰截擊。宸濠顧東失西，顧西失東，戰不多時，撞舟折舵，聲及呼號慘叫。

聲，攪成一片，機擾不已。伍余各軍，已將前行的敵船掃淨，來助截殺。四五路的官兵，夾擊宸濠。宸濠惶急異常，只好下令退走，好容易在官兵裏面，衝開一條血路，向東逃去。官兵趕了數十里，擒斬二千餘級，奪得船械無數，方纔收兵。

宸濠退保八字腦，夜間泊舟，與黃石磯相對。宸濠見磯勢頗險，問左右道：「此磯叫作何名？」左右多云未知，惟有一小卒是饒州人，素悉地形，即上前答道：「這地名黃石磯。」宸濠大怒道：「你敢來嘲笑我麼？」一言未畢，已拔出佩刀，把小卒殺死。咄咄怪事劉養正進諫道：「大王何故殺此小卒？」宸濠向帶着怒氣，悍然道：「他說是王失機，難道此磯已知我失敗，不是明明嘲笑我麼？」養正道：「他說的黃字，是黃色的黃字，不是大王的王字。他說的石字，是石板的石字，不是失敗的失字。磯字與失機的機字，也是不同，幸勿誤會。」宸濠方知爲誤殺，乃令軍士將小卒屍首，昇瘞岸上，歎息罷了。但附從各將士，見宸濠如此昏憤，料知不能成事，紛紛散去。

宸濠正愁悶無聊，忽又接着軍報，守仁已遣知府陳槐、林械等攻九江。曾瑛、周朝佐等攻南康。宸濠大驚道：「曾瑛是建昌知府，頗有材名，他也幫助王守仁，去攻南康麼？」傳宸濠口中發出會響，却如文中轉折。若南康九江被他奪去，我還有什麼土地奈何？奈何？養正道：「事已至此，不必說了。現在只有振作軍心，再圖一戰。若得戰勝，守仁奪還南昌，即無他慮。」宸濠道：「我看此間將士，爲了前次一敗，多已懈體，不如盡發南康九江兵，與他一戰，何如？」官軍正圍南康九江，他却欲調兵助戰，正是牛頭不對馬尾。養正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大王何惜些須金帛，不肯犒士？若懸賞購募，與守仁決一死戰，當可得勝，何必調兵他處呢？」宸濠尚疑信參半，一面檄調南康九江兵馬，一面出了賞格，將士有當先効命的，賞千金，突陣受傷，加給百金。這令一下，果然人人拚死，鼓舟再進。

行未數里，已與官軍相遇。兩下對仗，宸濠的將士，比前日大不相同。刀鎗並舉，砲銃迭發，一股銳氣，直撲官軍。官軍被他殺傷，竟至數百名，稍稍退却。伍文定統領全營，雖道情形，忙躍登船頭，掣出佩劍，把臨陣退縮的兵士，砍

死了五六名；又把令旗一揮，率動各戰船，向那槍林彈雨中，掩殺上去。是時戰雲密布，毒煙漫空，拳頭大的火星，一顆顆，一點點，飛入伍文定舟中。文定毫不膽怯，仍然挺身矗立，督軍死戰。轟然間，火星爆裂，彈向文定面上，將文定連鬚長鬚，燒去一半。文定只用手一拂，墜落火星，一些兒沒有驚惶，指揮如故。垂敗的官兵，見主將如此鎮定，毫不畏死，也不由的感憤起來。當下將對將，兵對兵，鎗對鎗，砲對砲，酣戰多時。宸濠見不能取勝，也撥船突陣，不防有一砲射來，正中他坐船，一聲怪震，把船頭擊得粉碎，江中波浪，隨同震盪。各戰船都搖動起來。宸濠在百忙中，移過別船，部衆相率驚駭，頓時大潰。等到烟銷火滅，只見官軍尚在那裏，所有宸濠的戰船，已逃至樵舍去了。伍文定檢查戰功，復擒斬二千餘級，申報守仁，預備再戰。

宸濠吃了第二次敗仗，便恨得很，復收拾餘燼，聯結殘舟，成了一個方陣，連檣自守，盡出所有金帛，賞犒死士。這事被守仁聞悉，忙遣人致文定書，當由文定啓視書中，沒有別語，只有「急用火攻」四字。文定道：「我亦已有此意。」彷彿喻亮。遂邀集余恩、邢珣、徐璉、戴德孺等，議定埋伏火擊等計策，各備火具，分道並進。會宸濠召見羣下，迭述敗狀，擬將臨陣先逃的，目牽出數人，斬首示懲。各部日多係劇盜，那肯奉諭，枉送性命。遂一聞兇爭辯起來，你推我諉，噪個不住。你要收羅盜賊，還你這般結果。探卒忽入船詳報道：「官軍來了！官軍來了！燒我舟了！」宸濠聽着大驚失色，忙推案出望，但見前後左右，已是火勢炎炎，燒個正著。時值秋燥，江上的秋風大，四面八方，火頭亂起，就是要想救滅，急切也是不及。官軍乘着火勢，紛紛躍上舟陣。原來縱火的官軍，便是余恩、邢珣、徐璉、戴德孺四路水師。

與伍文定計議妥當，各駕輕舟，埋伏隱處，等到風色一順，分頭舉火，所以東西南北，面面燒着。宸濠在船頭上，痴望多時，只見邢珣自左殺來，戴德孺自右殺來，余恩攻後，伍文定攻前，自己部下的將士，紛紛投水，毫無抵禦的能力，不禁流涕道：「大事去了！」正說着，副舟也已被火，嚇得宸濠幾乎暈倒，慌忙走入船艙，與妃嬪等相對痛哭。這等無用的人物，也想造反嗎？正妃葉氏挺身立起道：「妾前時曾諫止殿下，休負國恩，殿下不從，乃有今日。罷罷，殿下負了。」

皇上，妾不忍負着殿下。」說至此，疾步趨至船頭，奮身一跳，投入水中。義烈可敬。各妃嬪見婁妃殉難，也都丟開性命，又聽得嘩嘩剝剝，火勢愈燒愈近，大家料難逃生，各啓舟船，陸續投水，統向龍宮處報到。只有宸濠泣涕連綿，何不隨起鑽入水，望着世子儀賓，兀在舟中坐住。官軍四面躍入，即將宸濠父子，用着最粗的鐵鍊，捆縛停當，牽出船外，移向伍文定坐船。宸濠舉目一瞧，所有丞相元帥等，都已兩手反縛，縛置船中。這叫作患難與共。彼此吁歎，閉目待斃。伍文定等分頭擄擊，將著名叛黨一應鎖住，不曾漏脫一個。如李士實劉養正徐吉涂欽王綸熊璉盧行羅瑄丁璉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士火信等，盡行械繫，共有數百餘人。還有被執及脅從各官，如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源僉事王瞻潘鵬參政陳吳布政司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人，也一併拘住。其糾斬叛兵三千餘級，溺死的約三萬人，燒死逃去的無可計算。所有燒不盡的軍械軍需，以及溺水的浮屍，積聚江心，掩蔽數里。尚有數百艘賊船，臨時斬斷纜索，四散狂逃。經伍文定遣兵追勦，依次盡滅。

守仁所遣陳槐曾嶼等，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並在沿湖等處，捕戮叛黨二千餘人。各將吏陸續返報，聞到南昌。守仁尚在城外駐節，一一迎勞，彼此甚懽。伍文定手下將士，押住宸濠，推至守仁座前。守仁正欲詰責，宸濠忽開口哀呼道：「王外生，本藩被你所擒，情願削去誅衛，降為庶人，請先生顧着前誼，代為周全。」諛何容易。守仁正色道：「國法具在，何必多言！」宸濠方纔無語。南昌士民聚觀道旁，齊聲憤呼道：「這位叛王，酷虐無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可見天道昭彰，報應不爽哩！」有幾個江西官吏，本與宸濠相識，見了宸濠，也出言指示。宸濠泣語道：「從前商朝的紂王，信了婦言，致亡天下，我不信婦言，乃至亡國。古今相反，追悔已遲。妻妃，妻妃你不負我，我却負你，死也晚了。家有賢妻，夫不遇害，還奈何婦人。」守仁聞了此言，也為歎息。隨命水夫撈認妻妃屍骸，從豐殮葬。衆將獻上宸濠面鏡，內貯書信，多係京官驛吏往來通問，語中未免有勾結情形。守仁不暇細閱，悉付與祝融氏，託他收贖。力盡人亡，豈能不沒。一面露布告捷，纔率軍入城。嗣聞武宗已啓歸藩，皇上聞。急奏上封章，略云：